

文學研究會
通俗戲劇叢書第二種

復活的玫瑰

侯曜作

行發館印務商上海

復活的玫瑰



通俗戲劇叢書

— — — 2 — — —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敵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驟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誠意

懇摯銳感何窮敵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要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苟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晉

謹啓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究必印翻權所有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初版
十二月即行國難後第一版

(二二三)

文學研究會叢書復活的玫瑰

本書減去舊價四分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侯曜

發行者兼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曜

序

現在提倡戲劇的人很多，學生的愛美劇團也一天天的發達起來。但劇本的產生，則似乎不能與他們的需要相應。到處都感着劇本饑荒的痛苦。到處都在試編各種劇本。而其結果，則成功者極少。我們雖然曾譯了些蕭伯訥(B. Shaw) 及柴霍甫(A. Chekhov) 諸作家的劇本，而他們在中國舞臺上又有難以表演的痛苦。且即表現出來，聽衆中也至少有一大部分人不能了解。華倫夫人之職業在上海試演的失敗，即可舉為一例。所以在現在的時候，通俗的比較成功的劇本，實有傳播的必要。我們印行這個通俗戲劇叢書的主要原因，即在於此。

我們現在第一次印行的是熊佛西君的戲劇集，青春的悲哀。此集共包含四個劇本，都是在南京及其他地方表演過而很得成功的。

第二次印行的是侯曜君的戲曲集復活的玫瑰。此集共包含三個劇本，也都是在南京等處表演過，曾得到聽衆的讚頌的。

他們在文藝上的價值如何，我們現在且不必在此討論。但他們在舞臺上的感化力，卻實比在書本上大。這是我們在當時舞臺下所確曾感到的。凡會做過他們的聽衆之一的，想俱會有這個同樣的感覺。

以後如再得到這一類的劇本，我們當繼續的把他們印出，以貢獻於國內的愛美的劇團之前。

鄭振鐸（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序

在朦朧的月色當中，見婆娑的樹影，聽和諧的琴韻，倦眼微睍，不覺叫人要沉沉的睡去。這種景況，是心靈最安適的時候。我以為『純藝術』有這樣的功用。

站在荒涼的地方，看見偷父欺負活潑天真的童子，那時憤怒的情感，拯救童子的心懷，和懲戒荒倫的舉動，會自然的表現出來的。我以為『人生藝術』有這樣的價值。

如果人生到無問題的時代，羣衆都有他們的閒暇，那們藉琴韻詩情，求心靈的陶醉，是很好的。但是在擾攘不寧生活緊張的現在，閒暇有幾個人？這幾人當中，能受藝術洗禮的又有幾個？所以在現在而談『純藝術』，除了供那少數有掠奪本領的人淫樂而外；對於大多數的羣衆，有什麼影響呢？我說：求純藝術的普遍化，現在是萬萬辦不到的。要希望『純藝術』的普遍化，不得不求羣衆的暇逸；求羣衆的暇逸，不得不使人生諸問題有他一個相當的解決；求問題的解決，不得不激起羣衆的情感，逼迫他和一切問題奮鬥。那們『人生藝術』於此變成必要工具之一了。

我的朋友侯曜君酷嗜戲劇。他所創作的幾種劇本，都是表現『人生藝術』的。如『可憐閨裏月』、『戰後』兩劇，是描寫戰爭罪惡的；最近有刀痕一劇，是指示『戀愛』眞義的；空谷佳人一劇，是提倡女權的。……還有其他幾種此地不備述了。他的創作中一種最能使中國不自然的婚姻制度，受極銳利的打擊的，是復活的玫瑰一劇。中國的婚制和西洋大不相同，易卜生寫傀儡家庭，和海上夫人兩劇，女子和男子尙居於平等地位，不過因某種習慣和勢力的關係，致有一時的蒙蔽。一旦翻然覺悟，自可跑向自由之路，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我們再一回顧中國看是麼什景况？婚姻是操自父母和其他尊長的；結合的標準是看金錢和門第的；父母的權威，子女有絕對服從之義務的。——其他還有補權威不足之吃人的禮教，用做獄牢，用做刑具。所謂子女，不過是一個忠順的奴隸；所謂婚姻，不過是商品的買賣。所以此劇裏面的女主人秀雲，因為家道中落，沒有金錢，若愚就可以任意退悔。後來因其子癡默的緣故，仗着金錢，任意招之劫之。秀雲要反對這種婚姻，她的母親因為羨慕李家多金錢的緣故，拿死要挾她的愛女一個自由的秀雲，終於因為金錢的勢力，不得不含淚忍辱蒙上忠順奴隸的面具，去做那十足的犧牲。我讀到這個地方，我的血沸了，侮辱

「女子」的人格，侮辱「人」的人格，有比這個更甚的嗎……

有朋友告訴我說：當演此劇時，女子中有下淚的，男子中有怒目橫眉的。下淚的是爲婚姻制度之可悲嗎？怒目的是爲婚姻制度的可恨嗎？我猜測的如果是不錯，侯君費去的心血，有了報酬了。但是婚姻制度是一個空洞的形式，在空洞形式背後而造成種種罪惡的金錢，實在是人生之魔！此魔不除，不但婚姻沒有自由；其他一切束縛人類工具的東西，也沒法解脫。所以我讀了侯君這本戲劇之後，我願侯君拿攻擊婚姻制度的熱烈情感，去攻擊經濟制度；我尤願那些爲婚姻制度下淚和怒目的男女，轉而怨恨唯咒罵經濟制度！那們使人得最大慰安的『純藝術』，或許能早日得普遍化呵！

一九二二，一〇，二八，曹芻序於南高書舍。

序

同學侯曜君，預備將他所著的劇本復活的玫瑰付刊行世，請我做篇序。我於戲劇一道，完全是門外漢，本不配應承這重大的任務；但是我想：一個人的藝術，差不多全是他的性格的表現，我們如若能够明白一個藝術家的人格，那麼對於他的藝術的欣賞程度，必定格外深至些；我和侯君是朝夕相處的朋友，他的個性，我是體察得清楚的。假若能將他的個性表現一二，也許對於他的藝術和讀者的欣賞方面有些幫助。所以便答應了他，做成這篇序文。

我從不會看見一個人嗜好某種藝術，像侯君嗜好戲劇這樣利害的！他可以不吃飯，他可以不睡覺；若是不許他研究，編著，和表演戲劇，那是比什麼懲罰都來得殘酷！他生來對於戲劇，便感覺特殊的興趣。在廣東高師附設初級師範時，已經時常編演新劇了；到了南高以後，進了戲劇研究會，對於技術和原理方面，更加研究得深邃。每逢學校裏開遊藝會，表演新劇，他都是主要的角色。去年南京開江蘇水災籌賑遊藝會，他編一本非戰悲劇可憐閨裏月，演過以後，頗得藝術界的

稱譽，不數月間，全國風行這個劇本，各地先後表演的不下二十處。侯君既得了這樣的『不虞之譽』，精神方面，更起一種興奮。他想編演戲劇，或許是他的發抒天才的正當途徑了！他於是盡發努力創作，繼續編著許多劇本，如戰後，刀痕，頑石點頭，雙十夢，復活的玫瑰，空谷佳人……等，而復活的玫瑰，尤其是最精湛的一種。

他編戲的時候，是專心致志的，什麼事情都不管。有時一個人坐在自修室裏冥想；有時跑到雞鳴寺或是北極閣，向着樹木出神。他所編的劇本中的情節，都是這樣結構出來的。

他的長處不僅在想像發達，尤善於編排劇本；他又長於表演，隨時表演，隨時修改原稿，藝術方面，便更有長進。他所編劇本，劇中主人翁，都是他自己「去」的。我還記得有一句笑話：當他表演可憐閨裏月時，他是「去」的軍官的妻子。他本是魁奇的丈夫，「去」女人不大相宜，我們同級的朋友勸他不必「去」；但是他說：『我雖然生得不大俊俏，但是燈光之下，百步之外，化裝起來，也還看得過去呀！』……這句話遂傳為級中笑柄。但是同時也可見得他熱心表演的程度。近年以來，江蘇、江都縣，安徽滁縣，以及南京本城各種籌款賑災遊藝會，總邀請他去表演新劇，他從沒有辭却不

去。爲了演劇，通夜不睡覺，一早起來，還要上課，他也從不以是爲苦。我們同級的人，見他這樣酷好戲劇，便送他一個渾號，叫『戲獸子』，他也爲『名我固當』，當之不辭！

他不但是專攻藝術而已；他還是一個很熱烈的社會改造家。他的社會的理想很高，對於現在的社會，非常厭恨，非常仇視，於是便藉戲劇爲他發抒情感理想的工具。細按他所編的幾種劇本，總可以看出他怎樣咀呴現在的社會；怎樣指示改造的途徑。復活的玫瑰，便是咀呴社會制度；提倡絕對的戀愛結合的一種劇本。他這種很高的理想，只可惜發達遲緩了一點，早若干年發表，不知道還要多拯救多少沉淪的青年男女呢！本劇的內容，閱後可知，也不用詳細的介紹了。

就以上的敘述，可以歸結於兩點：第一便是，侯君是個富於天才，勤於編演的『戲劇家』。第二便是侯君所主張的藝術，并不是藝術的藝術，乃是藉『藝術』來咀呴現實的社會，提倡高尚的理想——人生的藝術。讀者如若明白這兩點，那麼對於欣賞方面，也許有點幫助呢？

吳俊升（一一一〇二，在南高）

序

冰天雪地的所在，有那許多戴着假面具的鬼魅，伸展一面黑漆漆的傘，把那冷落的世界光明，掩得伸手不見五指。他們口裏念着什麼男尊女卑，夫爲妻綱，女子不出閨門，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符咒；手裏拿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在家從父的鎖鏈；把那蚩蚩者氓，都擲送到那糊塗，寂寞，怨恨，痛悲的地獄裏。一年一年，一代一代的下去，人們也就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了。什麼芬芳的，鮮明的，公開的，出於情感的真愛情，真道德，人們也漸漸的不聞見了，也不想了。

在這黑暗慘淡的世界裏，漸漸也有一二少年，少有覺悟，於是也發出嗚咽的嘆聲，和那訴苦的哭聲；與那鬼蜮的咒詛聲，令牌聲相雜。自有此聲以後，人們一定能得着許多安慰，許多鼓勵。同學侯曜君所編的復活的玫瑰，與空谷佳人等劇本，也就是此種聲中之一。

我也是處在此黑暗世界的人們之一，社會之蠹，恩愛之鎖，人道主義的符籤，天羅地網，密布重重，已把我封在其內。所以我讀了侯君這劇本，哭也不能，笑也不得。然而處在比我更黑暗的地位

的人呵尙多呢！我處在鄉村，鄉村地方，有什麼等郎姑（就是子未生而先將人之幼女抱至己家撫養爲媳）呵，童養媳（將人之幼女抱歸爲媳者）呵，其虐待或不和的悲痛，時時觸入我的眼簾，花費我的眼淚；成年以上，父母代爲訂婚，那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了。我沒有許多筆去寫出來，使大家知道；然而我很希望讀復活的玫瑰諸君，知道世界上比曉星秀雲更痛苦的尙多呢！

榮啟期生而爲男，認爲一樂，其實此話，在現在還適用。現在女子解放的聲浪，不日高一日嗎？然而成效如何呢？推其原因，可分下列二種：

(一)就是女子自身無實力的永久的計劃進行。不過組織幾個有名無實的機關，印出幾張自言自語的宣言，打幾封電報到那不痛不癢的政府。表同情的人呢，則你不言，我已省；不表同情的人呢，你便天天電報，仍是東風過耳；若再引起麻煩，還要痛罵輕薄幾句。故今日言女子解放，須從實力去做，如女子須求指導必須的知識，生活必須的職業，人權保障必須的法律上平等。不要因嫁人以後，便偃旗息鼓，專心致志，盡捨其所學以附屬於夫。一方面減去本身首飾奢侈的耗費，除去耗時梳洗徒自取惱的頭髮等等足以妨害女子經濟上時光上的障礙。女子解放，固不能不需

要人類的輔助，然而我很希望女子有不依賴的、堅忍的自己解放！

(二)就是社會上無誠意的輔助。我覺得現在社會上舊一派的男子，就是痛罵女子解放，離經叛道；而新一派的人，又有一大部份，不過因為性欲的衝動，欲附和以博對象的雌歡。到了自己夢了妻以後，便把妻子當作自己的一件什物；所有妻子的幸福、自由，都須管領之。苟妻在外謀獨立的生活，則必加以禁止，似妻謀獨立之生活，為大恥奇辱然者。而女子之母家，本不承認女子為家庭之一部份；時時以經濟的關係，下嚴重的逐客令，於俗語所謂『養女本是賠錢貨』可以覩之。因為這種原故，於是大部份女子，明知前途是苦，也只好怨命尤天，自甘墮落了！這是女子解放的困難，也是人們不能互相扶助了解的明證！

{空谷佳人}中的芷芳，足為談女子解放者之模範，乃女子悲苦的結晶。足以振起女子自身之精神，使向前奮鬥；足以引起社會情感，使大家了解，輔助以除去女子解放的阻礙。在這黑暗的世界裏，有了這本劇，也可謂空谷之足音，海中燈塔上的光閃了。所以我欲讀不忍，不讀亦不忍，同時得許多悲恨，同時又得許多慰藉。

我爲富於情感的人，不忍見不幸不平的事，又常願意知道世界上有不平不幸的事，使我有機會去想法子安慰拯救。侯君所編的復活的玫瑰及空谷佳人，不啻一部不幸不平的事的報告書，使我掬出許多眼淚。然而我的眼淚，是極願意送給那不幸不平的人的。我此序並不能謂之序，不過是我在這黑暗的所在裏，與侯君有表示的同情眼淚而已。

侯君尙編有可憐閨裏月等劇，成爲非戰之文，或爲恨世之語，也使我生一種情感。然而這種情感，人人都有的，所以我不必一一加以介紹了。

至於戲劇組織之好壞，文字之雅俗，此乃戲劇家、文學家所應注意的事。我於戲劇、文學都沒有什麼研究。所以我也不敢妄贊失實，妄評失真了。

王式禹序於金陵北極閣下（一九三三，二二一）

卷頭語

我願變一架留聲機，
放在罪惡的世界裏。

吸盡一切哀怨的聲音，
編成一曲淒涼的調子。
到人們最痛苦的時候，
這一曲悲歌，

也許能安慰人們的哀怨。

* * * * *

我願變一架影戲機，
放在悲慘的世界裏。

復活的玫瑰

卷頭語

復活的玫瑰 卷頭語

照盡一切悲歡離合，生老病死的人事，

編成一齣人生的悲劇。

到人們最痛苦的時候，

這一齣悲劇，

也許能安慰人們的悲痛。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侯曜